



他要一直往前奔跑 不停地奔跑
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

秘 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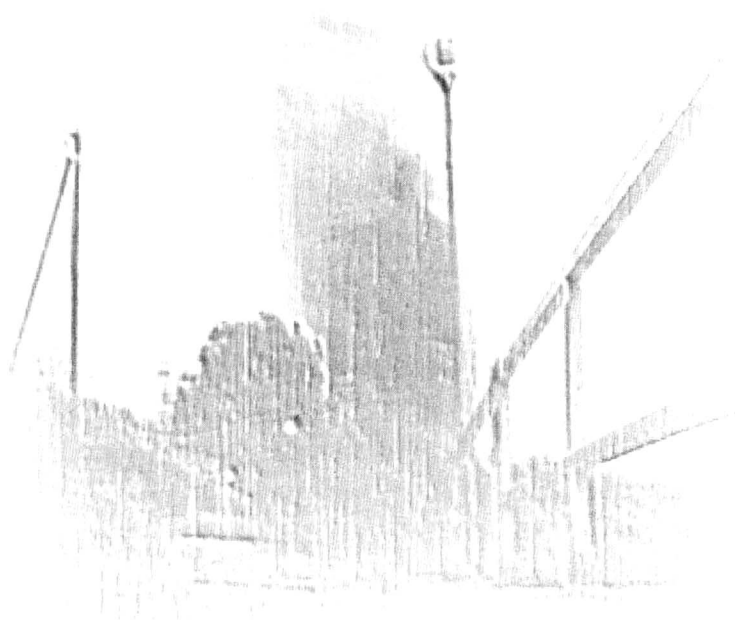
巴文燕 著

沉寂20年的灭门惨案

一个心怀刻骨仇恨的杀手

一场从未放弃的追凶游戏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秘 杀

巴文燕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秘杀：巴文燕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3. 6

ISBN 978-7-5057-3185-1

I. ①秘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8424号

书名	秘杀
作者	巴文燕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毫米 16开 16.25印张 312千字
版次	2013年6月第1版
印次	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185-1
定价	2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—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目 录

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郁小兰手里有一个秘密 / 1
- 第二章 二十年前的灭门惨案 / 13
- 第三章 她希望这是一个还没醒来的噩梦 / 26
- 第四章 只要给我三百万就把东西给你 / 38
- 第五章 他又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/ 49
- 第六章 一个巨大的阴谋 / 59
- 第七章 白色笔记本里的秘密 / 68
- 第八章 一个代号“血喉”的杀手 / 80
- 第九章 躺在床上的老女人 / 92
- 第十章 逃离梦魇般的过去 / 103
- 第十一章 谁有枪谁就是老大 / 113
- 第十二章 危险步步逼近 / 124
- 第十三章 最霸道的地下赌场 / 133
- 第十四章 二十年后的母子重逢 / 142
- 第十五章 水里，正是失踪五天的莫大海 / 149

- 第十六章 求求你救救我们全家 / 159
- 第十七章 十赌九输 / 170
- 第十八章 这五个亿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/ 180
- 第十九章 这里是个魔窟，进来了就出不去 / 193
- 第二十章 你哥哥是个杀人犯 / 204
- 第二十一章 人，从来都不可能胜天 / 215
- 第二十二章 一张残损的照片 / 229
- 第二十三章 哪怕是在枪口下，她也是幸福的 / 239
- 第二十四章 山雨过后风满楼 / 249

第一章

郁小兰手里有一个秘密

—

早上，苏雨桐刚走进云城卫视《法制360》栏目组的办公室，她的搭档莫大海就举着办公桌上的热线电话对她说：“走吧，有人死了。”

“谁死了？”

“江滨大道，有人在南津江发现一具女尸。”

做的是法制记者，见惯了杀人放火、生生死死，但每每听到与死亡相关的消息，苏雨桐的心里还是不舒服。死亡的背后不知道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。她真是有些厌倦了，就对莫大海说：“又是江滨，烦不烦！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你和别人去吧。”说着懒懒地坐下。莫大海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忙着准备设备。

苏雨桐刚把身上的包放在桌上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倏地站起来，问莫大海：“你刚才说是哪儿？哪儿有人跳江？”

“江滨大道。”莫大海正将录像带放进摄像机里，头也没抬。

“哪个位置？”江滨大道很长，绵延有七八公里。

“好像是翠苑大桥附近吧。”莫大海抬起头来，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苏雨桐。平时他的搭档可不是这样急躁的性格。

听到翠苑大桥四个字，苏雨桐的脑袋“嗡”的一下。也就呆了三秒钟，她拿起桌上的包和话筒，对莫大海说：“我们走！”说着人已经冲出办公室。莫大海忙不迭地扛着机器跌跌撞撞跟出去。

他们到达的时候，几个警察正准备把一具尸体抬上车。

远远地看到裹着尸体的黑色帆胶袋，苏雨桐不由放慢脚步。她感到自己的心在狂跳，同时几近窒息。她不得不捂住胸口。她但愿一切都是自己的臆想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！什么都没有发生！

莫大海已经冲上前去，忙着拍画面。

眼看那具尸体就要被抬上车，苏雨桐飞奔过去，挡住去路，愣愣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她手里的话筒已经表明了她的身份，两名警察有些疑惑地看着她。她顾不了礼

节，伸手拉开齿扣巨大的拉链。尸袋缓缓露出一个豁口，赫然呈现一具血肉模糊的女尸。裹挟着污泥和水草的湿发披散着，隐隐露出来的脸青紫、肿胀，呈死灰色。

苏雨桐的心抽搐起来，泪水随即滚出来，身体也有些发抖。这时警察走过来把她拉开，莫大海忙着拍画面，他暂时还顾不上苏雨桐的异常反应。

几分钟后，莫大海收起摄像机，走到蹲在地上的苏雨桐旁，想问她要不要采访警方，见她那样就问怎么了。死尸现场也不是看一次两次了，苏雨桐的反应让莫大海有些诧异。苏雨桐没说话，她咬着下嘴唇，尽力抑制心里涌动的恐惧和内疚。

“我看着有点像昨天要跳楼的那个人，警方初步判断是自杀。”莫大海接着说，“这人怎么了，非要死！”他以为苏雨桐也是为这事儿难过。

“自杀？”苏雨桐抬起头来，皱着眉头看着莫大海，好像想得到什么确切的答案。

“只是初步判断，还没最后认定。怎么了？”

“不，不不，她不是自杀，她不可能自杀！”

“不是自杀？你怎么知道，她已经自杀过一次了。”莫大海满腹疑惑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苏雨桐的电话响了，她没有接，佝偻着腰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莫大海帮苏雨桐拿出电话，“是公安局打来的，你接下，可能跟案子有关。”

苏雨桐不但没接，反而受惊似的大叫：“我不接我不接！”她抓起电话使劲扔在地上，一边喃喃道：“我要是报警就好了，我要是报警就好了……”

镜头拉回到前一天。

早晨六点，苏雨桐窝在软软的被子里还没有完全醒来，床头柜上静静卧着的手机就“嗡嗡嗡”地响起来。作为云城卫视的一名法制记者，苏雨桐的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，随时待命，奔赴新闻现场。拿起电话还没来得及张嘴，莫大海的大嗓门就在她的耳边急促响起：“江滨大厦有人要跳楼，我现在已经赶过去了，你马上过来。”没等苏雨桐回答，他已经挂了电话。“讨厌，总是这样！”苏雨桐一边不满地嘀咕一句，一边迅速起床。

二十分钟后，苏雨桐赶到位于云城繁华地段的江滨大厦。

江滨大厦是云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由一幢主楼和两幢群楼组成。主楼高一百七十二米，地上五十二层，地下三层，整幢大楼从里到外大气辉煌、现代时尚、极尽奢华。大楼里不仅有五星级的江滨大饭店、写字楼，以及其他餐饮、娱乐休闲等设施，还兼具了金融、贸易、展览、咨询等多种功能。自从2008年在这里屹立起来之后，就带动云城的经济、科技和文化等在此处迅速膨胀，很快成了云城的又一个CBD。

天还没有大亮，江滨大厦的楼下已经围了很多。此时，人人仰面朝天，指指点

点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。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停在一边，消防兵已准备好了气垫，忙着挪动到合适的位置。警察也已赶到现场。往上看，大厦中间，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晃动。虽然距离很远，但苏雨桐还是一眼就看出那是个年轻女人。

莫大海先和消防队的人接上头，了解到这名欲跳楼的女子目前站在大厦二十四层走廊的窗户外。公安、消防以及饭店的工作人员都在想办法做说服工作。但是，只要稍一靠近，那女子就惊恐尖叫，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。目前解救处于僵持状态。

苏雨桐拿着话筒就往大厦内跑，莫大海扛着摄像机在后面跟着。来到二十四层的走廊，这里已经挤满了人。俩人一边说着对不起、请让一让，一边不管不顾地往前挤，终于挤到人堆的最前面。有个警察过来阻拦他们，看到他们手中的“武器”就问：“你们是哪个电视台的？这么往前挤干吗？往后退往后退！”苏雨桐亮了亮话筒说：“我们是云城卫视综合频道《法制360》的记者，我叫苏雨桐，我想过去跟那个想跳楼的女人说说话，看能不能劝劝她。”警察看了看苏雨桐说：“哦，知道，你就是《法制360》的苏记者啊！”说着让她和莫大海进去了。

苏雨桐把话筒放在一边，走到窗户边，向窗外的女子举起胸前的工作证，说：“你别怕，我是云城卫视的记者，我叫苏雨桐。我想和你聊聊。行吗？”窗外的女子一副惊恐的模样，双手抱胸，尽力往后缩，但她已经无路可退。窗外的小平台总共就那点面积，两只脚站全都有点困难，再退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她喃喃道：“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……”苏雨桐看此情形赶紧说：“我不过去，我就在这儿跟你说，好不好？”口气中有乞求的味道。跳楼女子这回不说话了。苏雨桐觉得有戏，就赶紧趁热打铁，说：“我看你年龄也不大，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要这样啊？你要真跳下去，命可就没了，不值得啊！”苏雨桐说着趁跳楼女子不太注意又往前挪了挪，看清那是一个脸上挂着泪水的漂亮女子，年龄不大，也就二十出头。她的身上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，里面却奇怪地穿着睡衣。见女子不说话，苏雨桐又说：“你肯定是遇上什么难事了，要不也不会这样。你看这样行吗？你听姐姐的话，拉住我的手，有什么困难你找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，行吗？”苏雨桐一边说着一边将手努力伸出窗外。

女子看着苏雨桐的脸——那是一张热切、和善的脸。她觉得面熟，这种熟悉感让她心里升腾起希望。她怯怯地问：“你……真的……可以帮我吗？”苏雨桐听到她这么说，无比开心，立即大声说：“当然了！我说话算话！”说着，苏雨桐将手更加用力地往那女子伸过去。

二

如今，人才刚刚救下来没两天，苏雨桐都还没有从那份成就感中完全走出来，那女子就突然死在了自己眼前，而且，这还有可能是因自己的失误造成的。一想到这

里，苏雨桐就被挫败感整个地包裹起来，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！

莫大海搞不太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，要说人也尽力救下来了，可再怎么救也挡不住一颗想死的心啊！他觉得这是女人的软弱，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把摄像机等采访设备收拾好，说：“走吧，别太难过了，又不是我们害死她的，她非要死谁也没辙。”

“她昨晚打过电话给我。”苏雨桐终于说。她必须说出来，她认定自己对这个女子的死，难辞其咎。

“什么？”莫大海回头看她，满脸狐疑。

“郁小兰昨晚打过电话给我，她约我在这里见面。”苏雨桐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啊！”莫大海紧走两步到苏雨桐面前，“你来了吗？她说了是什么事吗？那怎么还要自杀呢？”

“我来晚了，等我到的时候，不见她人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她说过让我快一点，说有人跟踪她，想杀她，我还半信半疑。我怎么就不相信她呢，我为什么不再快些啊！”

昨天下班的时间，苏雨桐正和莫大海在制作室里忙着，制片人钱易红打电话让苏雨桐陪她去赴一个饭局。听到吃饭应酬苏雨桐头就大，可钱易红毕竟是自己栏目的制片人、顶头上司，实在是不好拒绝，只好不情不愿地去了。刚坐下还没开吃呢，郁小兰的电话就打进来了，声称有重要的事情要找她帮忙，并求她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必须单独赴约。

饭局才刚刚开始，苏雨桐觉得马上离开不太好，就问郁小兰能否在电话里说。不管怎么说，她觉得自己对她应该担起一份责任，说过要帮助她，就一定要践行诺言。

“不行！”郁小兰在电话那头很干脆地拒绝了，口气完全没有苏雨桐印象中的柔弱和胆怯，还说，“我必须当面跟你说，在电话里说不安全。”

苏雨桐也没多想，就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吃完饭就过去。”

“不，你必须马上过来！”对方口气强硬。可能觉得毕竟是在求人，口气又软下来，“苏记者，苏姐，你快来吧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求你了，你不是答应过要帮我的吗！真的有人想杀我，今天我刚从公安局出来，就发现有人在跟踪我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”

“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！”郁小兰马上说，“报警我会死得更惨。我好不容易躲开那些人，苏记者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快来吧！求你了！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！反正他们不让我好活，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”

苏雨桐并没有听明白郁小兰话里的意思，她没再犹豫，说：“好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！”

郁小兰跟苏雨桐约的地点就是江滨大道的翠苑大桥。

郁小兰在电话里还一再强调苏雨桐到了后要到桥下找她。苏雨桐觉得有些奇怪，提醒她桥下太黑，不安全，让她到桥上等。可她非说桥上才不安全，要在桥下等！拗不过她，苏雨桐只好尽快赶，还给男朋友叶南方打了电话，让他马上赶到江滨大道的翠苑大桥。她的心里终究有点发虚，郁小兰所说的翠苑大桥是一座新桥，得名于对面新建的翠苑小区，地理位置有些偏僻。又不知道郁小兰那边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叫上个男的心里会踏实些。叶南方问苏雨桐要不要过来接她一起去，苏雨桐说事情很急，为节约时间，俩人直接在翠苑大桥碰头。

半个小时后，当苏雨桐赶到翠苑大桥时，叶南方已经先到了。

叶南方在他黑色的奥迪 A6 旁焦急地来回走动，见女朋友过来，忙迎过去。苏雨桐没顾得上跟他说什么，就往桥下走。叶南方跟在旁边说：“我刚刚下去看了，没人。”“怎么会呢？”苏雨桐脚步匆匆，来到桥下。借着桥面上反射过来的昏暗光线，俩人来回走了几圈，哪有什么人！苏雨桐立即拨打郁小兰的电话，传来的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！再打，还是关机！联想到郁小兰给自己打电话时的焦急，苏雨桐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慌，可是除了郁小兰的电话，她对她一无所知，也无从寻找和联系。叶南方搂住她的肩说：“别着急，也许她想到别的办法，或是找到别的什么人了。”

听完苏雨桐的一番讲述，莫大海也觉得这实在是有些蹊跷，既然郁小兰那么急切地想要告诉苏雨桐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又怎么可能转过身就自杀呢？至少也得等见到人之后再自杀吧。这于情于理都不通。再联想到郁小兰说有人想杀她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郁小兰是被人给害死的！想到这里，俩人都有些不寒而栗。一个欲图自杀的人，其身后藏着怎样的秘密，会被人迫不及待地干掉？郁小兰那么急着要和苏雨桐见面，似乎事情很重要，那应该就不会有其他知道她在翠苑大桥等人。

莫大海问：“饭桌上有没有人知道你去哪儿？”

“没有，我就给钱主任发了条短信，也没告诉她是什么事。”

“你觉得……”犹豫了一下，莫大海还是说，“有没有可能是叶南方，你的男朋友？”

“你瞎想什么呢！”苏雨桐有些不满。

“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嘛，是吧，呵呵！”

“那跟叶南方也不会有什么关系，人是律师，知法犯法啊？”这一点苏雨桐对叶南方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
“知法犯法的人多了去了。”莫大海嘀咕了一句。苏雨桐瞪他一眼，莫大海赶紧

道，“嘿嘿，我就这么一说。”

“你呀，少看点福尔摩斯吧，成天尽天马行空地乱想。”

莫大海是东北人，典型的东北大男孩长相，一米八七的个儿，寸头，看上去特精神，就是眼睛小点儿。走路快，说话语速快，脾气却特好。大学毕业后，莫大海就来到云城，据说是为了爱情，但好像没多久就分了。因为觉得云城美女多，麻辣火锅正宗，就选择留在了云城。莫大海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侦探小说。柯南·道尔的《福尔摩斯》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、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，江户川乱步的《D坡杀人案》、《月亮手套》、《人间椅子》等等，说起来那是头头是道，如数家珍，还声称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当上警察。

“我在想，她是不是被坏人跟踪了？她在电话里说有人跟踪她，我让她报警，她却说报警她会死得更惨，还一再提醒我别报警。我以为她只是因焦虑产生了幻觉，也就没有报警，当时我要是报警就好了！”苏雨桐很是自责。

“看来真是一桩谋杀案！”莫大海更关心案情，看上去他有点摩拳擦掌的意思。

“我们先去公安局吧，把情况给他们说说。”苏雨桐叹了一口气说。她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。

“好，走吧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。”

苏雨桐站起来，击了一下莫大海的后背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带着沮丧的心情，很快地离开了现场。

三

梧桐路不长，也不宽，因两排高大整齐的梧桐树而得名。此时，已是傍晚，圆润的如同新鲜蛋黄的夕阳，正斜斜地透过稀疏有致的梧桐叶，斑驳地洒在书吧落地窗上。紫色碎花的灰色调棉布窗帘，此时被主人用一指宽的蕾丝边红绸扎为一束，酒吧里面的陈设隐约可见。

这条街在城市的东北面，位于城郊，因而安静，因而有几家安静的酒吧。“剧中人”是唯一的一家书吧，除了书就是咖啡，平常光顾的人并不多。走进“剧中人”，寥寥几个客人，分散在各个角落。光线被老板刻意处理得有些暗淡，但并不浑浊，此时在落日的映照下倒多了几分清新和慵懒。

苏雨桐的眼睛在寻找单身的男人。

半个小时以前，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打进苏雨桐的办公室。

作为法制节目的出境记者，苏雨桐每天都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，大多是给她提供

新闻线索，或是说说对节目的看法感受。也有一些无聊的人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。甚至曾经有一个富二代，每天打进电话来向她表示好感，还天天送花，希望她能接受自己的爱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苏雨桐都会委婉打发。电话多了，有时她也不接，让其他同事帮忙抵挡一番。

陌生男人自称李复，说有重要的新闻线索要提供。男人的声音很好听，浑厚，有磁性，吐字清晰。苏雨桐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，这让她一开始就对他心生好感，她甚至暗自寻思，这声音去配音真是没说的。听到有新闻线索，苏雨桐准备让专门负责这一块同事来接。可是男人说：“是关于郁小兰的新闻线索，你没有兴趣吗？”听到“郁小兰”三个字，苏雨桐像被电击了一下，她还没来得及问你是谁，对方就说：“梧桐路‘剧中人’书吧，一个人来，我等你！”说完就挂了。

放下电话，苏雨桐愣了会儿。怎么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，她想，会不会是一个恶作剧？但她回忆起那声音，她觉得能发出那样声音的男人，应该不会是一个肤浅无聊的人。当然，对于也就二十六岁的苏雨桐来说，她还无法预知平静、庸常的背后，常常会隐藏危险和伤害。所有的惊心动魄，最初都是悄无声息的。

正四下打量，一个小个子青年突然从她身后蹿出来，突兀地问她：“你是苏记者吗？”苏雨桐看着他点点头，满脸疑惑，直觉告诉她这人肯定不是电话里的那个人。小伙子拿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她：“有人让我给你这个。”说完也不等苏雨桐有什么反应，就塞进她手里，转身跑了。苏雨桐摸了摸信封，感觉有点硬。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只一眼，她就皱着眉把眼睛闭上。这时，服务员走过来轻声对她说：“这边请。”苏雨桐顺着服务员的手势，看到一个男子坐在窗边，正看着她。见她望过来，很自然地朝她点点头。她有些忙乱地将信封塞进包里，尽量稳住自己的情绪。

不知道是因为那张照片还是眼前的这个男人，苏雨桐感觉自己有些慌乱。男人英气逼人。他脸庞硬朗、鼻梁英挺、高大瘦削，只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衣，神情安静，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冷傲、孤清的阳刚气质。

出现在李复眼前的则是一个素颜的女子，她的身上有一种长期以来的优越生活烙下的雅致、平和的气息。她皮肤白皙，眼睛清澈，发丝柔顺，表情安静。看上去像是一棵生长在温室里的花，备受呵护和爱惜。阳光和风雨只会以风景的方式亲昵她，而不会让她受到任何委屈和伤害。当感受到苏雨桐的美好时，男人莫名地感到来自心底的刺痛。

没有哪个男人以这样的眼神注视过苏雨桐，她甚至不能拒绝他的观察，只能接受。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不过，苏雨桐毕竟做了好几年的记者，大场面小场面、大领导小人物、正常的非正常的、高级的低级的……几乎什么场合都经历过，所以在男

人的关注下她还能撑得起那份从容和自信。

“你怎么会找到我？”苏雨桐打破沉默，省略客套。

“我觉得你值得信任，而且你和我一样关心郁小兰，或者说关心这件事。”男人的口气沉稳淡定，像跟一位老朋友在聊家常。声音比电话里更立体，透出厚重的底蕴。那是一个男人应有的声音。

苏雨桐并没有沉浸在他的声音里，追问道：“你从哪儿得到我的电话？”

男人的皮肤偏黑，透着健康的光泽。他有些不以为然：“网上，还有你们电视台的网站，哪儿都能找到，何况你还那么出名！”

自从上次救了郁小兰，好事者将她救人的整个过程以图片的方式传到网上，一夜之间，她就成了所谓的美女记者，虽谈不上家喻户晓，但也算是众人皆知。

“你是郁小兰的……什么人？”

“朋友……嗯，普通朋友。”

“她不是已经自杀了吗，你还找我干吗？”

“她不是被你救下来了么？”

苏雨桐看着他，斟酌了一下，说：“今天上午，在南津江发现一具女尸。”

“是她？！”他有些吃惊。

她看着他，想了想。对方的表情让她有些迟疑。

“不可能啊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“她不会自杀！”

四

当听到郁小兰不会自杀，苏雨桐的心绷紧了，想自杀的人没有自杀，但是却意外死亡了，苏雨桐越想就越不敢想。

“警方确认南津江里发现的尸体是郁小兰？”男人向苏雨桐追问。

“还没最后确认，尸体的面部被毁坏得很严重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她……”他的疑惑提醒了她，让她的口气有些不太坚定起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昨晚她给我打过电话，约我去出事现场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，可当我赶到时，她已经……不见了，电话关机。当时我就很不安，想不到今天上午就出事了。”

“你去了，她不见了，这有多种可能，并不能确定她就死了。”

苏雨桐回忆起看到尸体时的情景，那是一具女尸，但面部并没有看得十分清楚，这样想着她的心里升腾起一线希望，“我希望不是她。”

“应该不是，她不会自杀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有人在你去之前把她给杀了！”

苏雨桐吃惊地看着他，这也正是她所担心的。她的心再次揪起来。他看出她的焦虑，接着说：“郁小兰虽然年龄不大，但很机灵，估计应该没事！”

话虽如此，苏雨桐还是忍不住担心：“希望她没事，希望今天早上那个人……不是她。你要是有她的消息一定告诉我，我一定尽我所能帮助她！我想对她说抱歉。”

“抱歉？”他满脸的疑问。

“我说过要帮助她，可是没帮到。”

他笑了，他觉得她很有意思，跟别人不太一样，“我会的。”他说，还想继续说什么，又没有说出来。

“你怎么那么肯定郁小兰不会自杀？”

“嗯，这也是我今天找你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曾经跟我说过，她手里掌握着一个很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足以让她获得丰厚的报酬。而且她正准备通过这个秘密，敲诈害怕秘密被泄露的人。所以，我敢肯定，这个时候她是不会自杀的。或者说，自杀，只是我们看到的表象，而不是实质。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她没有说，说了，也就不是秘密了。不过，也许她想告诉你！”他看着她，后者惶惑而清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“她得为这个秘密付出代价，而且有可能是生命的代价，所以，当你把她救下来后，她就想得到你的帮助。”

“你很了解她？”

“不算，只是根据这些表象作出的推断。”

苏雨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却又感觉一团乱麻，她有点捋不清思路，但她现在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正逐渐放下戒备。她问他：“你希望我帮你做些什么吗？”

“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关注这件事情。”

“当然，我希望郁小兰没事。”

“她肯定是惹上大麻烦了，如果她再找到你，希望你能联系我。”

虽然她觉得这个叫李复的人有些奇怪，但怀着对郁小兰的歉疚，她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郁小兰身上，不想去过多追究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动机和目的。但是，本能地，她觉得他应该是值得信任的，于是她点点头。

“谢谢你！”他说。

苏雨桐看着刚刚认识半个小时的男子，他正看着她，眼神深邃，却透出柔和，这

让她觉得有些奇怪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男人——她在心里给他下了个定义。然后她站起来，说：“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”她低头看看桌上一动未动的咖啡，骨瓷的咖啡杯泛着清冷的白光，映照在她有些纤弱敏感的心上。她没再抬头看他，转身离去。

苏雨桐走出“剧中人”，驾着她的白色标致 307，一路往市中心驶去。她一边驾车一边给好友兼同事——云城卫视新闻主播白薇打电话。可惜后者正准备去和男朋友约会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奉陪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又有男朋友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你成天忙着采访，哪里顾得上我，我只好自己找乐了，别骚扰我哈，拜拜！”也不等苏雨桐有什么反应就挂了。女人啊，才真的是重色轻友呢！作为云城卫视的漂亮女主播，白薇的情感生活一向丰富多彩，而苏雨桐则长期旁观，有时觉得白薇那么频繁地恋爱，爱一次伤一次，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精力。白薇就说，你不懂，你不懂爱情！这就是生活。生活需要不停地去经历，上天给了你这副躯体和丰富的心灵，就是让你去尽情感受的。只有经历了，你才会明白一些道理。如同你没有做过富翁，哪有资格鄙夷金钱！

挂断电话，苏雨桐左想右想，实在是不知道再把这股烦恼向谁诉说了。

五

看着苏雨桐心神不宁的背影，李复情绪复杂，他觉得他和她的距离很远。他从来都要和别人保持距离，可是这会儿，他的感觉有些异样。他突然很想知道刚才那个女人是怎么了，为什么脸上会有忧伤，为什么心不在焉，走出门后她将去向哪儿。这感觉奇特而陌生，饱含丰盈的牵挂和忧戚。多少年了，他的心仿佛从未热过，他也从不会关心任何人。如今，面对一个几近陌生的女孩儿，他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。

电话响了好几下，把他惊醒，来电话的是他的兄弟潘小虎。

潘小虎告诉他，那个叫雷子的人找到了，是一个兄弟无意间发现的。

“在哪儿？”他急切地问。

“现正在虞兴区一条小巷子里嫖呢，我带着兄弟正往那儿赶，你看你现在方便过来吗？”

“看清楚了？”李复强抑内心的激动。

“嗨，放心吧大哥，要不是那么明显的秃鼻子，我这兄弟还注意不到呢！”

“好，我马上过来，你们先别惊动他，等我到了再说。对了，你一个人去，别带兄弟！”

二十年前，周天宝还是一个清秀、腼腆的少年。

每天放学后，少年周天宝就会背着书包，往妈妈摆摊儿的那个菜市场走去。快到菜市场门口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就会雀跃起来。脑子里想象着妹妹天贝伸出稚嫩的双手要跟他玩儿，而妈妈伸过来的手里会是一个包子，或是一只苹果，抑或是一把生瓜子。十二岁的周天宝正在长身体，每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就会感觉饥肠辘辘，所以对妈妈每天下午准备的零食非常期待。

每次走到市场门口，卖腌制腊肉、香肠、血豆腐的吴伯妈都会大着嗓门对周天宝喊：“嘿！成小伙子啦天宝，越来越高啦！今天考好多分哦？”周天宝就害羞地笑笑，或者小声地回答今天考了多少分。吴伯妈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一番，旁边卖菜的叔叔伯伯娘娘也一起哄笑，逗他，热闹得很。

不过，那天菜市场门口不像平常那么热闹，吴伯妈也不在摊上。看到周天宝过来，有的人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很专注地看。也有的人朝他笑笑，但又没有笑出来，怪怪的。周天宝没太在意，径直往妈妈的豆腐摊走过去。妈妈不在，天贝不在，有几个叔叔娘娘在收妈妈的摊子，摊子上还有没卖完的几块豆腐。

周天宝问：“叔叔，娘娘，我妈和妹妹呢？”

几个人一起回过头，看到周天宝，他们的表情一致地凝固、空洞，之后，是长久的空白，连尘埃掉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
当李复赶到时，潘小虎正在巷口焦急地等待。

潘小虎，个儿不高，喜欢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，习惯装酷，对谁都不待见，可是李复他却是毕恭毕敬。见李复来了，潘小虎马上领着往巷子深处去。巷子很深，七拐八弯，还上了几十级台阶，终于到了一个老房子前。

潘小虎倒是很用心，让一个兄弟在那儿守着，远远见他俩来，那个兄弟就撤了。

“我怕你找不着，只好让个兄弟先在这儿守着，我去巷口接你。”李复提醒过他不要惊动雷子，他小心解释。

李复皱了皱眉，没说什么，问：“进去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半个多钟头吧，”潘小虎拿出手机看了看。

李复摇摇头：“先进去看看，人估计是早溜了。”

“啊？！不可能，一直守着呢，要有人出来刚才那兄弟肯定给我电话了。”

李复示意潘小虎进去。潘小虎几脚就踹开大门，冲了进去。一个乱七八糟的小院子，三间歪歪扭扭的木板房，安静得不行。潘小虎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，坐在猪窝似的床上，正用一双惊恐的小眼瞪着他。“你搞哪样，你是哪个，哪怕是公安进来也要敲下门的唆！”女人以为潘小虎是便衣，但看着吊儿郎当的又不像，又怯怯地问，“你要搞哪样？今天老娘不做生意！”

“搞哪样，搞哪样，搞你妈！刚才那个人呢？”潘小虎的脾气大得很，只有面对李复的时候，他才是温顺听话的兄弟。

“哪个人？”

“炮哥！”

“你讲的是哪个炮哥喽？”

“你他妈的少给老子装嫩梢，就是那个秃鼻子，刚才还在。”潘小虎指指自己的鼻子，觉着不对，立马放下手，不耐烦地大叫，“快讲！”

“哦，你们是说那个丑鬼哦，走了喽嘛。”

“走了？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”潘小虎使劲踢了一脚床边的一张凳子，凳子低空翻了几个滚，差点没到床上去。

中年娼妓被潘小虎吓着了，低眉顺眼直哆嗦：“没得没得，咋个可能嘛，哪个敢哦！”

“跑好久了？”

“早就走了的。”为了讨好一凶二恶的潘小虎，女人又多说了一句，“也是怪得很，他炮都没放就走了的，我还捡了个耙耙。”潘小虎使劲瞪她一眼，眼睛都要鼓出来了。女人赶紧低下头，不敢说了。

李复走进来，他已查看了四周。“人是从屋后走的，后面的巷子四通八达，早溜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没想到他这么狡猾。”潘小虎很惋惜，“难道他早就发现我们了？”

“他可不是普通人，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像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守在屋外，不被发现才怪！”

“是是是，不过他狗日的也太精了。”

“不精，他哪能躲得了这么长时间。”李复仿佛在自言自语，他走到暗娼面前，问：“他经常来？”

“第一次。”

“以前见过这个人吗？”

“没，第一次。”

潘小虎在旁边又大吼大叫起来：“给我大哥说老实话，不然废了你！”

“我哪敢哄你们，真的是第一次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像是外地人，脏兮兮的。”

“你他妈的更脏！”潘小虎还想再吼几句，李复阻止他，让他给她点钱，提醒她别乱讲话。女人意外地拿到钱，顿时眼睛发亮，顾不上潘小虎的呵斥，忙不迭吐口水在手指上，点那两三张钞票。